

書

儀禮正義卷十一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培補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禮燕禮於五禮屬嘉禮

大戴第十二小戴

疏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及別錄皆第六疏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也

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方氏苞云疏所分四類似

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朝出聘於鄰國而還勞之一也有大勳勞功伐而特燕賜之二也無事而燕羣

臣三也燕聘賓四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主君出迎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

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立以樂納其諸有大勳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履升坐無

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饗禮今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亾矣又有與族人燕及

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寅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會也燕也饗重於會會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會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會以飯為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履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會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會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歟吳氏廷華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於彼經故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兼己臣與聘使言下記及庭之賓當亦合己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為重故詳重而略輕耳據郊特性疏亦以己臣及聘賓為說則二說本無異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彼言入門遂斷為己臣及聘使之分不知禮莫重於九夏既竝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閒恐制禮者不如是之煩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畱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

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

有戒與設具有納諸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為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與者校勘記云徐本無戒字集

釋通解楊氏俱有注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

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

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

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云師長也

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

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畱羣臣也者賈疏謂羣臣畱

在國不行者朱子曰畱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

燕使小臣畱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畱羣臣謂羣臣畱

在國不出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魯頌振鷺之詩是也

敖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

焉郝氏敬云與燕諸臣未定為賓皆曰與焦氏以怨云燕

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畱在國

不行者故鄭公畱羣臣是也至朱子所云則不同於注疏

之說也吳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後君始命賓此時尚

無賓也廣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會膳羞者天子曰膳夫掌君飲

戒之耳也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會膳羞者天子曰膳夫掌君飲

官之所饌謂酒也牲

也脯醢也寢路寢

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

作露張氏云注云寢露寢案疏露

義豐正義全十一燕

傳前上章
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
路古多通用。褚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
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
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
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
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玩官饌二字
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
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
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
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于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
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
儀也至公會禮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
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會禮之異於燕禮也增案義疏云
儀禮具饌或在房或在東面堂下或在門外東面西經俱分
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亨于堂東北又云視爨
西堂下又云亨于門外東方側亨于廟門外之右皆是也
此經明言寢東而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
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者李氏如
圭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
宰夫燕禮膳宰具饌而公會大夫宰夫具饌者彼倉異國

之大夫敬之異於己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
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
通謂膳宰為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
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
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
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
也者敖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
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
氏苞云官饌謂籩人醢人庖人外饗所共薦羞牲體也不
曰命諸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
寢東以俟時而進也韋氏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
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
云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
不在燕寢可知敖氏云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郝氏寢東
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樂人縣撤縣言縣者為燕新之疏
壁云左房羞由東出也樂人縣撤縣言縣者為燕新之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鐘磬也鐘徐葛集解通解俱作鍾
後賓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周氏學健云鍾鼓之鍾古
皆作鍾三禮無鍾字俗本或作鍾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
鍾字放此不悉校磬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徐本集釋

楊氏俱作言與單疏合。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樂師之官諸侯無天子樂師縣樂之法周禮既職云有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周禮既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既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既瞭疏誤說見後韋氏協夢云疏說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即既瞭與既瞭而謂之樂人者以其為掌樂事之人而已人者賤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祭祀聲樂備具即事之且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人乎凡大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既瞭所自共之樂事將孰使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周禮既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人有六少諸侯既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

工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而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何故周公設官使既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與離周公設官使既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亂此相工所以使既瞭之意也周禮注云既瞭目明者官名既瞭當即取為瞽既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為事乎注云縣鐘磬也者教氏云此縣蓋在階間磬在作階西南面鐘鑄次而面建鼓在階東南鼓擊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也軒縣之法見大射禮教引鄉飲酒禮特縣況之非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樂人縣不言所賜注以為常縣新之則此無鍾磬有鼓而已疏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鑄然則大射之鼓以東而縣鼓應本東縣之鼓而階東之建鼓則北縣之鼓以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應朔也先擊朔而故鼓在西階東也

卷一 燕

四

輦應輦應之則東西縣兩輦相應若北縣不知有輦與否
 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鄭賂晉侯
 歌鍾二肆及其鑄磬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鑄是
 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
 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
 且依大射以俟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殷法略
 於射故用先代鼓則此常縣當用縣鼓張氏惠言云大射
 鼓在阼階西應輦在其東注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
 然則鼓輦之設必輦在鼓右又鄉射云縣于洗東者洗當
 榮則樂縣東於堂鄉射辟射位移階間之縣於東方宜即
 判縣位也縣云階東西者遙繼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
 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鄭以大夫推之知
 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為燕新之者李氏如圭云燕在路
 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學宮不常
 縣故前射一日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雷壘水在東
 且具辨樂縣之位

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雷者人君為殿

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
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
疏正義曰設洗篚敖氏云諸

篇於此但云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
 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且篚
 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雷為節其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
 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
 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
 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
 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為衍文。敖
 氏云洗與壘蓋瓦為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
 世佐云賈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
 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為之侈矣敖氏說蓋得之矣壘
 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壘此酒器也以木
 為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是也盛水之壘豈其
 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西之篚以為節故膳篚後設也
 注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壘水大
 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為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敖
 氏云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經省文耳云
 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
 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雷明亦有西雷李氏如圭云雷屋檐
 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雷此設洗者
 與士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雷洗當東榮耳云膳篚者君

象觚所饌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也云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者韋氏協夢云設洗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飲輕獻不用爵故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

上公尊瓦大兩有豐翥用給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會

于門西兩圓壺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

西子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兩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無豐形似豆卑而

大翥用給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會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眾也士眾會謂未得正祿

所謂庶人在官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左玄酒南上南翥也今文錫為錫氏作東翥用給若錫翥徐本楊氏作

鼎通解敖氏作翥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

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即天子之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

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之一而設尊筵賓又皆勞事故以司宮為之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

是其執燭之證矣大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方之舍事亦如之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臣於天子為

上士以小臣設公席以司宮設臣席亦其差也鄭乃以小宰當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以尊官而執賤役可乎

又主人獻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案大射席小卿賓而東上注云席於賓而射禮辨貴賤

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為小卿之首是時亦當受獻乃為己設席且

為次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可以聽酒人之成要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曰案公會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

屬掌宮席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注釋為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

夫司徒下置小宰會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

以下士為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徹宮杜注孔疏解為內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為大宰之貳掌六

典其職重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屬耳鄭以司宮為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

義禮正義

卷十一

五

以解之不知小宰所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鳥得遠以司
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則直與宮正執燭等鳥得以為
小宰至所謂成要即月要歲會計簿耳受酒正之計即可
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注以羞為飲會豈亦
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
楹之西子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壺於楹西以為
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筐之意同臣尊用壺又以方
者且無罍為與君尊相屬宜遠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公席
阼階上西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竝列尊面向君設之與
鄉飲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子君專此酒也胡氏肇
昕云臣道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
道也又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注意本此引玉藻者
賈疏云欲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圭
云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專
大惠也君面西鄉尊東面以君之左為上故言酒皆在南敖
氏云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設尊者皆面其鼻玉
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面而故玄酒在
南而為左若以尊言之則為右矣凌氏釋例云案疏云少
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
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為上尊鄉飲酒云

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在面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
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而曰左此皆據酌
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為
尊詳疏意以為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
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為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
則以南為上經例固不異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
君而面當尊而東面則酌者之右為上尊是下文媵爵于
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酌賓訖二人媵爵于
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
稽首注楹北面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
而返往來以右為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據此
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
東楹之面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而前階上北面後
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面酌酒訖亦由西楹
之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降蓋媵爵者二人升
降皆由西階故注云交於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
往來皆折旋故前疏云交於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
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
虞氏之尊也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引禮器者證瓦大即
瓦甒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以承尊故卑而大欲

其安穩也云冪用給若錫冬夏異也者葛之麤者曰給喪
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
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夏宜給冬宜錫故云冬夏異也云
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
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間矣何得言不禱於方壺瓦大之閒誤
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禱於方壺瓦大之閒誤
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者李氏曰圓壺無冪以尊厭卑
也敖氏曰此尊士旅會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
淡淺異耳方圓壺亦皆瓦爲之張氏曰圓壺無之酒云旅
眾也士眾會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
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氏曰士旅會與周禮云旅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士旅會與周禮云旅下士
方氏苞云注說非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徒乃得與獻酬
慎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謂士卽司
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而已
不家會又羣萃而會於公所故謂之旅會也諸子職會同
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庶子卽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
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
知矣升於司馬入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
無職事而得獻所以興起之釋官曰士旅會謂未得爵命

之士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
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會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
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
則羣會於公謂之旅會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
所謂以久奠會卽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趙注
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
士旅會卽卿大夫士之子國之後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
夫士者故特尊以圓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
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
吳氏廷華云經旅會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
子掌國子戒令諸子又名庶子則國子卽士庶子也無祿
而有稍會故謂之士旅會與此及大射皆庶子一官或
率之觀禮又寢其宿衛地外饗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
亦宜案義疏云大射尊士旅會於西鑄之南疏云亦鼓南
卽燕禮門面案大射射位故西繼鑄南燕禮云門西則
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射也胡氏肇所云盛氏以下士當
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賈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非是
云今文錫爲錫者說文錫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

今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錫其本字古
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即列子之衣阿錫古者布
十五升為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日錫若喪服
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錫其實不
同胡氏承琪云案錫與錫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為細
布或作錫或作錫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錫
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
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
錫衰之非司宮筵賓于戶而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
即此錫也司宮筵賓于戶而東上無加席也蒲筵繡布純
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戶西室戶
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之西牖間南向賓位也東上席
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而牖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
牖前為客位若戶牖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戶西牖
閒客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即位之時與大射儀異故
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中言司宮之事耳
非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繡布純者敖氏云此以公食
大夫及鄉飲鄉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
謂下鋪為筵上加為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之其
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日筵單日席者誤也云無加席

燕私禮臣屈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
輕也公會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寅亮云兩
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會禮有加
席而燕禮無加席以會為聘使而燕則以介為賓也賓無
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即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
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會會有加席饗更可
若飲己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
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筵一重加繡席再重
合為三重注云私禮對公會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
閒暇為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
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云諸
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
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釋官曰注謂諸侯司几筵無
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
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射人
筵公會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射人
告具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告具之
也敖氏云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
氏爾岐云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

射儀吳氏廷華云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而鄉

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後疏正義曰注諸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後也疏侯酢席校勘記云酢徐陳集釋楊氏俱作酢嚴閔監本通解敖氏俱作昨○敖氏云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君臣之義辨矣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西鄉而卽席仍南面故復言西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恕云居主位則不南面故復言西鄉以明之注引周禮者張氏爾岐云司几筵文昨音義如酢酢席祭祀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卽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卽事也但

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此便生異義也盛氏世佐云大射之禮重於燕禮之賓卑於大射於加席之有無見之矣惟設席之次亦然大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此設公席在告具之後則不與賓序矣君蓋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與注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說宜不為朱子所取也

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

上小臣師一人往東堂下南面士旅會者立于門西東上

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疏正義曰賈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則由闈西疏此是擬君揖位君爾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此士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卽就定位也李氏如圭云立者位於此也西方堂下位也門東門西門內位也凡位堂下東方者而面西方者東面位門內者皆北面小臣師往東堂下南面則東堂下在堂之東注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者敖氏云納卿大夫之辭蓋曰君須矣二三子其入也卿大夫入

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少南
而東西則當西序門東之位近於門也門面亦如之此北
面者東上東面面者北上皆統於君韋氏協夢云鄉飲
鄉射皆主人既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小臣出納
之培案義疏云大夫初在門右少進則視入門之位為少
北賓初在大夫中聞命少進禮辭則視前少進之位又北
矣蓋由南漸北凡三易位又門外賓位當在門面若卿大
夫應入門右則未入門時在門東可知又注以納為引而入
則納者當先傳命於門外納面者當面而鄉賓納卿大夫
者當東面鄉卿大夫入則少先於賓卿大夫也云師長也
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者方氏苞
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
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
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無事
不升堂故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南面預儼公降立則侍公
之右猶大射席孤於阼階北面而侍公之左也公降小臣
正宜從降與師並立東堂下而文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
阼階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釋官曰案注
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
一人為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灋

諸侯既以小臣之長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
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
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
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
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為長而移易其名
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
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
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
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冪者與羞膳
者請媵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臣正為之
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
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
一人為正一人為師也凡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
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為小臣正明
矣例見大射小臣下吳氏廷華云此注以師為長謂小臣
師為小臣之長大射注又以正為長謂小臣師為正之佐
二說不同愚謂師固有長義亦有眾義正則止有長義既
有正則師止當以眾言大射注以師為正之佐是也此注
又以師為長是一官有二長矣賈謂此小臣師即小臣正
非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小臣

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與此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即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之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惟云小臣師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為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為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為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即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納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為說，以校經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又大射正為擯擯者遂為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為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然則射人為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為擯或小射正為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

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於射故射人告具。即射人為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於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為擯遂為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解南其始位亦宜在此。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闈西者賈疏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闈西者賈疏賓入門之法。敖氏云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闈東。盛氏世佐云士立於西方是入門左矣。然亦由闈東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闈右是也。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也。疏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而降立也。褚氏寅亮云。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敖氏云。古文爾邇通。爾揖之使進而近於己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面而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大射儀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義禮正義卷十一燕

右君臣各就位次

射人請賓

命當由君出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射人人誤作入。賈疏云不辨射人面位者以其君南

面射人北面可知故不言。教氏曰請於君謂使誰為賓也。釋官曰案大射官多辨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亦大射正以其為擯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大射注云公曰命某為賓某大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為賓嫌逼也。方氏苞云燕義曰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此一義耳才德之大小不限於名位故春秋時子產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於諸卿故以大夫為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為下大夫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夫士也使與公卿為敵者之禮則非所安蓋貴貴之義寓焉。饗會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共主之故不以公卿為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釋官曰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賓之為大夫記有明文其

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為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射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疏正義曰注云命

者盛氏云嫌背君也。此時君尚南面射人在君右。教氏云命賓者南面鄉之非云禮辭辭不敬也者。教氏云以士冠之賓辭曰某也不敬。故意此賓亦然。吳氏廷華云注蓋傲大射命納射器言之所謂東面南顧是也。但彼經命之而已。此命賓後尚有賓辭之節。則當南面向賓也。疏以在君右為說者。蓋君南鄉在君之右而面也。在面則東面說非不合。但此命賓與反命射人以賓之。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詔辭略有不同。反命射人以賓之。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疏復命之賓再拜稽首為受君命也。射人反命告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疏入此當更以賓禮入故

出立於門外也。教氏云大射儀云北面此當更以賓禮入故。氏寅亮云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教氏據彼改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之也。疏正義

此亦為北面泥矣。義禮正義卷一燕

傳正正義卷十一
曰敖氏云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郝氏云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階也席君先就席也盛氏世佐云此揖卿大夫共一揖也蓋略於爾之時矣敖氏亦異揖之恐未是焦氏以恕云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注云人之也者謂以人意相存偶也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無冪羞膳羞疏正義曰敖氏云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於公謂庶羞乃請之者蓋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盛氏世佐云羞膳執冪皆以士必請之者諸侯兼官士之掌此二事者無常職惟君所命故也焦氏以恕云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由君命不敢升階是以必白於君而命之也胡氏肇昕云焦氏以暴秦之制取以說經非矣盛氏說近是注云羞膳羞於公謂庶羞者李氏如圭曰羞進也君物曰膳凡薦謂脯醢羞謂庶羞盛氏云羞膳者謂進膳於公者也君物曰膳謂脯醢也知不兼庶羞者下記云凡薦與羞者小膳

宰也則是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

有常職矣東上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而南上不言

之者不升疏正義曰注云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士位

堂略之也疏云下記曰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

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

升自北階房中而南上者李氏如圭云羞膳者無升文

以羞在房知由堂東自北階升也士冠禮脯醢在房贊者

薦脯醢立于房中而南上盛氏世佐云房中而南上

者薦脯者所事者在南薦醢者在北也羞膳者不由前堂升以其

士賤且所事者在房故也云略之也者吳氏廷華云執冪與羞膳者竝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盛氏云解經不由前堂升非

者彌略也禮疏正義曰賈疏云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以異為敬也釋官曰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為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

射人納賓 射人為擯者也 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 正擯擯者請賓春秋傳王以鞏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者 即擯者也云今文曰擯者者胡氏承琪云此經請賓命賓 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 賓則嫌異人故鄭從古文耳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 也至庭謂既入 疏正義曰注云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李 而左北面時 疏氏如圭云出堂塗時也客入門而左敖 氏云一等者階也并堂為二等矣 公升就席 以其將與主 揖之者使之升也 大射儀云賓辭

右請命執役者

射人納賓 射人為擯者也 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 正擯擯者請賓春秋傳王以鞏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者 即擯者也云今文曰擯者者胡氏承琪云此經請賓命賓 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 賓則嫌異人故鄭從古文耳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 也至庭謂既入 疏正義曰注云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李 而左北面時 疏氏如圭云出堂塗時也客入門而左敖 氏云一等者階也并堂為二等矣 公升就席 以其將與主 揖之者使之升也 大射儀云賓辭

之疏正義曰宰夫代公為 主人故公升就席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

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會者也其 位在北洗北面而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

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右北面 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 疏右誤作又大宰之屬張氏云

巾箱杭本大作人從監嚴本。張氏爾岐云主人亦升自 西階者代君為獻主不敢由阼階也自此至以虛爵降奠

于筐主人獻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 賓二人媵解于公公取媵解酬賓遂旅酬凡七節此初燕

之盛禮也 注云主人宰夫也者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 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會者也者釋官云

案主人當為膳宰注據燕義訓為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 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

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肫熊蹯不熟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 孰是其確證禮記禘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

義禮記三卷 卷一 燕

稱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會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甚誤周禮宰夫為大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為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為主人此其證也蓋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為膳宰王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聞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為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聘禮公會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宰異云其位在洗北面者敖氏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盛氏世佐云宰夫士也初位在西方敖說得之洗北面乃其受薦之位耳不可援以為證云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燕義云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注本此為說云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者李氏如圭云至再拜者賓至主人降洗洗乃拜之有尊卑不敵之義體敵者皆言拜至

南西北面

賓將從之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洗南當北面今

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宰夫代君為獻主升降不由

南則北面矣為賓賓降階而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疏正義

降故兼言西北面賓降階而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疏正義

曰敖氏云階而東面東面亦當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主

南辭之則其降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既則復位主

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

賓反位以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疏正義曰校勘

篚于誤作與注云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者敖氏

云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云獻不以爵辭正主也者

以宰夫為主人非正主故用觚不用爵敖氏云獻公用象

觚則此觚乃角觚也張氏爾岐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

氏承琪云案特牲記篚在洗而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

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散貴觚次之觶又次之角散為下

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盛氏世佐云絕祭繚祭之分本周禮大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繚說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繚明大夫以上固有繚者矣其繚也必於饗饗禮雖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鄉射絕祭士賤也燕禮大射亦絕祭禮略也尊於士詳於燕其惟大夫以上之饗禮乎若以此經無繚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汰矣鄉飲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為正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賓拜俱在階上則告旨之拜不在階上也注云降席來又下始言而階上則告旨之拜不在階上也注云降席來又下不言面者賈疏云前例降席席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

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

於所荅者興乃為之經或不言其與文省耳○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一爵賓飲之

遂拜拜疏正義曰教氏云執爵興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

將酢疏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盡主人降

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

上既言爵矣復言

射禮曰主人西階而東面少進對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疏正義曰教氏云坐奠觚

也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以主人獻

賓云取觚洗云奠觚至將酢主人云賓以虛爵降嫌爵與

觚異故此經又云坐奠觚見觚爵對文則異而散文相通

也引大射禮者以經無西階而少進之文故引以補之蓋

大射必先燕禮也云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者今文

以觚即爵故不復言觚胡氏承琪云爵者飲酒賓坐取觚

奠于篚下盥洗

篚下疏正義曰教氏云此言奠于主人辭

洗

謙也今疏對則反位注云今文無洗者胡氏承琪云

案鄭從古文有洗賓坐奠觚于篚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者取其文義備

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盟主人降賓辭降卒盟揖升酌膳

執幕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

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疏正義曰敖氏云及階乃揖以

其位然則賓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如

賓禮謂迭拜酌膳者主人酌此獻賓故賓酢亦如之亦以

其代君飲已尊之也執幕執幕者舉反之節也盛氏世佐

云酢主人亦於西階上以公在阼也注云賓既南面授

爵乃之左者賈疏云以既言主人北面拜受爵明賓於東

楹之西東面酌膳訖而西階南面授主人受爵訖乃之主

人之左北面拜送爵敖氏云賓酢主人蓋亦西南面授之

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辭也胡

氏肇昕云案鄉飲酒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南面授爵此經

雖無明文蓋亦與飲射同也經云主人北面拜受爵則賓

之南面授爵推之可知敖氏故與鄭異非是案義疏云主

卒洗不言主人揖賓盟降不言主人對其揖與對可知主

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疏例正義曰注云辟正主也者

經云祭如賓禮啐酒則主人亦啐酒也下又云不告旨惟

言不告旨則仍啐酒可知也故此不啐酒鄭知是辟正主

也云未薦者臣也者李氏如圭云凡獻則薦宰夫代君行

禮雖受酢而不薦至獻大夫乃薦於其位張氏爾岐云正

主人皆有啐酒唯不告旨賓獻訖即薦脯醢此主人是臣

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於北盛氏世佐云不於

此時薦主人者亦辟正主之義且以其士賤也褚氏寅亮

義禮正義

卷十一

燕

七

美君疏正義曰注不以酒惡謝賓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物也疏無惡字似誤胡氏肇斯云通解作不以酒惡充滿謝賓者多充滿者三字考鄉飲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則鄭氏原不作充滿解通解所引蓋以意增非注本如是也○敖氏曰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也酒非已物故是禮亦不可得而行方氏苞云崇酒敵者所以致渥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不敢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爵主人飲之也

右賓酢主人

賓降立于西階西

既受獻矣疏正義曰敖氏云己之獻酢不敢安盛疏禮畢而主人又將與君為

禮故不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射禮曰擯者以命

射禮曰擯者以命

升疏正義曰敖氏云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

賓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吳氏廷華云入序稍深故

主人盥洗象觚

文引大射禮者證升賓亦以君命升之也

主人盥洗象觚

疏正義曰升賓

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

象觚觚有象骨飾

疏正義曰升賓

賓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實○敖氏云亦酌膳執事如初不言者可知也酒乃君物主人進之於君而曰獻賓之儀而為之也經言獻酌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酌者皆正鄉其席與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於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蓋賓席在西階自空而面公席在阼階自空東面而進獻自席南故皆北面耳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者敖氏云注云象骨恐當作象齒案骨為總名齒乃骨之類也敖氏易之非是蔡氏德晉云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於膳篚者也主人獻公更用象觚君臣不敢同爵也云取象觚者東面者李氏如圭云南面取則背君膳篚之南有臣篚不得北面取故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因自西階來東面取也

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

薦進也

日宰胥薦脯

疏正義曰賈疏云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醢由左房疏後拜之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

禮重故也敖氏云拜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

義禮正義卷十一

二

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郝氏曰升降不敢由阼
辟君位也釋官云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
薦脯醢者蓋以異為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
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胥
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紆其力士即上立於西方東面北上
者賈疏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
褚氏寅亮云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
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
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
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
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李氏如圭云賓之薦
俎皆使膳宰公之薦俎異人者公尊故也大射公與賓之
薦俎同人者略於飲酒主於射也方氏苞云私家燕飲之
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為
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脯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
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宰胥蓋小膳宰皆君之親臣
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筋力使得盡志於射自大夫以下
皆不獻亦此意也敖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設
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
乃降注引大射禮者賈疏云證此脯醢從左房來天子

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房大**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敖氏
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

祭肺祭酒也其**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
異者於下見之

爵興凡異者君尊疏正義曰敖氏云贊授肺者以授肺而
變於賓也贊之也君尊不與取肺未祭則授之

既祭則受之惟言授但見其一耳不拜酒者以其為已物
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
人之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

其君禮與公於其臣乃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主人答**
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疏正義曰敖氏云奠于膳篚見

華云膳篚面面取觚者當對面取之故注以為東面疏謂
膳南有臣之篚據上篚在洗西南肆膳篚在其北不得北
面隔篚取象觚是也至所以不南面及西面者蓋南面嫌
與主同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三爵宰夫獻公公飲之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

義禮正義卷十一燕

首公答再拜

更爵者不敢襲至 **疏** 正義曰賈疏云主人受

公尊君之義楊氏云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酌成公意也

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之意出於君也方氏苞

云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皆不稽首循獻禮之

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

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 **注云**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者賈疏云襲因也獻君自酢同用

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襲服傳云君至尊也敖氏云

更爵者改取南篚之觚蓋不敢用君器也云古文更為受

者惠氏古義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

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

古文更字皆為受胡氏承珙云更與受聲義 **主人坐祭遂**

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

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疏** 正義曰敖氏

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高氏

愈曰此主人飲之第二爵也

右主人自酢於公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而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

北面答拜 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 **疏** 正義曰

降筵校勘記云賓唐石經敖氏俱不重徐本集釋通解要

義楊氏俱重石經考文提要云大射禮當此節曰西階上

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不疊賓字例同又云疏無

降筵二字 **注云** 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又云今文媵

皆作騰者說文併送也从人奔聲古文以爲訓字段氏玉

裁注云併今之媵字送為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

端耳訓與併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正足

艸亏之比今案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

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媵記作揚媵為

義豐王義

卷十一

三

觶鄭注儀禮以媵從古文送義為正故不從今文作騰賈
 疏又謂騰與媵皆是送義亦非至媵讀為揚者釋名媵承
 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繩
 省聲方言繩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繩媵讀
 為揚此其聲例段云媵即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胡氏肇昕
 云胡說是也古文作媵今文作騰禮記今文宜作騰經師
 以訓詁字易之為揚故曰揚媵騰可訓為揚媵不得訓為
 揚注或讀為揚者讀媵為騰義得為揚耳媵送一義揚舉
 一義注自分明段氏乃合媵揚為一字誤矣郝氏云媵言
 醕嗣舉也初獻為正再酌為媵媵副也與賸通貳媵曰媵
 獻而又酬所以為媵盛氏世佐云媵送也副也合二義乃
 備胡氏肇昕云說文訓併為送義自賅括諸家拘於媵為
 貳媵之稱遂於送之外更加副義不知禮經多言送壽媵
 觶者猶云送壽也獻而又酬所以為媵說雖巧而非經義
 也褚氏寅亮云凡獻以壽者則酬以觶今獻既辭正主而
 不用壽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以改觶為觶朱大詔曰唐
 石經作坐奠壽拜賓降筵不重賓字是也禮於獻酬酢但
 言坐奠壽拜未有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飲鄉射二禮皆
 云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飲射
 主賓分階燕大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西階大射儀

與此同儀節盡同作西階上坐奠壽拜賓西階上答拜亦
 不言拜賓云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為散者李氏如圭
 云賓酢主人酌膳不敢卑主人主人酬賓酌散不敢自尊
 也少儀君之乘車君綏曰良綏副綏曰散綏散義同此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
 不立飲也此降於正

主酬疏正義曰朱子曰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
 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注則云比於正主酬也疏各為之

說案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無立飲之禮
 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

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於正主酬也大射注
 為是此注誤耳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

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己且遠辭媵爵於公之禮也
 媵爵於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

射禮曰卒爵興坐奠壽拜執爵興盛氏世佐云賓辭之意
 敖蓋得之如注說則主人之代君久矣鄉受賓酢亦不立

飲賓何以不辭邪褚氏寅亮云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
 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

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說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

乎下經云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吳氏廷華云正主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酒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焦氏以恕云注解甚當說非禮意不可從也。高氏愈云此主人飲之第三爵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

而禮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

正義曰注拜其酌也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也俱

作已云拜者拜其酌也者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主人

酬賓皆主人實解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

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

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案疏

說分析甚明而敖氏云拜為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

北面盛氏謂此與鄉飲酒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當以敖說

為正恐不可從韋氏協夢云賓西階上拜主人宜少退卒

拜然後授賓爵于筵前吳氏廷華云禮無拜酌之

例此言拜下即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非拜酌也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

因坐

而奠不北面也奠

之者酬不舉也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酬賓不奠乃授

賓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賓亦皆親授解方氏苞云鄉飲酒

鄉射主人酬賓奠爵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

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郝氏云賓不飲酬

酒猶必坐祭後奠敬君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鄉射旅酬

之禮賓主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為將以此解舉旅也

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主人酬賓授受如常禮。高氏愈

云此飲賓第二爵賓奠不舉李氏如圭云於酌膳時賓即

拜且手受而祭之急承主人之酌重君物也此皆異於鄉

飲酬禮褚氏寅亮云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

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歟又代君行酬即是尊

者之賜矣故尊之而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而東南面立不

祭與先拜之義一也

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

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歟

疏正義曰注其體彌

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禮案大射疏引亦作禮胡氏肇听

云此疏述注亦作禮記所謂一張一弛者一弛釋文作壹

弛。主人降復位李氏如圭云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

北者主人之位敖氏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而

義豐正義

全十一燕

句

句

句

句

傳正事 卷十一
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賓降降筵也曩者賓降於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云東南面立鄉君也敖氏云不立於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為敬注云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賈疏云賓初得獻立序內此酬訖立席而漸近賓筵是位彌尊酬禮漸殺故云禮彌卑也引記一張一弛者禮記禮記文義疏云主人復位經不言其方據下胥薦主人于洗北似洗北其位也然經明言復則其初位矣入門時未聞有洗北之位考周禮膳夫上士前入門士在而東面復位當指此言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命長使選卿大夫疏正義

曰李氏如圭云媵爵者獻酬禮成更舉酒於公以為旅酬之始注云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張氏爾岐云長幼可使當云年長而可使者敖氏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解有常職故與盛氏云長官之長非年之長也下大夫五人以屬於司徒者為長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其義異也

韋氏協夢云如注說則賓乃大夫豈可使卿媵爵乎敖說較長褚氏寅亮云注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且并幼以立說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之者為其尊疏正義

非也曰敖氏云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左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亦南面與韋氏協夢云小臣作媵爵者宜東南南面若南面則背君矣注云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者盛氏云注意蓋謂媵爵之事賤不可使尊長為之也此與命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義異韋氏云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使而中大夫乃副於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位稍卑故使之吳氏廷華云獻畢未樂賓即行旅酬之禮者重飲也南面者大夫在門右少進北面故向之二大夫皆最媵爵者阼長者也君命長而使二大夫其為常法可知

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再拜稽首疏正義曰敖

亦東上方氏苞云主人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膳宰士也且為獻主職素定矣故臨事無加命

媵爵者大夫也小臣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即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卿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

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

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

為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

上盥則北面而洗注云序次第也猶代也者禮記祭

義卿大夫序從注序以次第從也又郊特牲昏禮不賀人

之序也注序猶代也案公會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

代同義更代與次第義互相成故兼言之云楹北西楹之

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

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

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

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

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

之上敖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

即升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

發於西階上也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

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降

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

耳張氏惠言云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

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為先者於南西面過後者於北東行案

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

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

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

儀禮正義

卷十一

三

媵爵者大夫也小臣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即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卿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

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

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

為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

上盥則北面而洗注云序次第也猶代也者禮記祭

義卿大夫序從注序以次第從也又郊特牲昏禮不賀人

之序也注序猶代也案公會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

代同義更代與次第義互相成故兼言之云楹北西楹之

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

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

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

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

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

之上敖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

即升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

發於西階上也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

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降

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

耳張氏惠言云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

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為先者於南西面過後者於北東行案

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

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

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

儀禮正義

卷十一

三

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在東南行後者在西北行先
者在後者之右後者在先者之右賈疏以楹南而面言之
不知楹南為暫立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上亦
暫立相待之右亦無往來又云此及下若君命皆致二節
凡四言序進其兩序進在洗南者不必言矣其堂上之節
據經酌散者升階即言序進實觚者既酌始言序進則酌
散者之序進在階上始發步而未酌散之先實觚者之序
進則在既實觚將往奠薦南之頃據此則酌散者既升皆
即序長幼為先後長者先進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
酌散乃退由其右而面還視其初進酌之道為少南初進
酌之道則在其北也後者當先者既酌而退之時即發步
循先者初進酌之道而進當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
者東面相值退者西面以北為右進者東面以南為右彼
此相為右所謂交也然後先者待後者反而並降焉酌散
者之序進相交者如此實觚者升階即東西並行當尊乃
轉而東行及尊並實觚然後序進後者待於瓦大尊所先
者由方壺之西轉方壺之北又轉而南當公席乃東面奠
于薦南既奠亦退從其右由西南而北而西還及方壺之
北即東楹之北視初進奠之道亦在其北後者當先者既
奠而退時亦從尊所循先者初進奠觚之道而進轉及方

壺之北亦與退者東西相值而彼此相為右與酌散者同
及階上待後者並降而拜送實觚者之序進相交又如此
合而計之進退
先後凡四道也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解再拜稽

首執解興公答再拜
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媵
爵者皆先自卒爵示欲代賓大夫

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解必自致其敬而後安也燕射宰
夫代君以獻大夫似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解以
君之於臣不可以獻而酬以導飲則無妨也至酬賓以後
三舉酬不復卒解則義當有節耳○蔡氏德晉云此下大
夫二人媵爵于公各
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
待君
疏
正義曰

飲一解以導飲也
小臣請致者
請使一

氏云洗南而面冕者之位吳氏廷華
云待于洗南者以將奠解于篚也
人與優
人與二

君也
疏
正義曰
取君進止吳氏廷華云優字
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

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

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荅

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奠于薦南疏正義

賓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作賓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教氏

俱命長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命之乃序進又實之乃云

序進見其既酌而竝立于尊所乃行也此序進皆不相待

于西階上蓋急於為君酌與拜送也注云序進往來由

尊北交於東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交於

交於西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交於

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

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

於南面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

階褚氏寅亮云彘執角解待于洗南俟後命也既得命則

先奠解于篚乃拜命既拜乃洗象解禮之次第宜然此經

始言序進在奠解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不在西階上立

俟明矣又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

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

舉也者賈疏云鄉飲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

鄉飲酒一人舉解及二人舉解皆奠于薦右今言勝爵于

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

也江氏筠云二大夫勝爵疏於交于楹北無明文至序進

坐奠于薦南疏則謬案大射交于楹北注先者既酌右還

而反與後酌者交于楹北相左于序進奠于薦南則云既

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疏云言亦者

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于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

儀禮正義

卷十一

三

傳禮正義卷十一
此二人阼階下拜訖亦反門右北面位也

右二人媵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而階下再拜稽首公

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

未成疏正義曰李氏云此君為賓舉旅行酬也敖氏云歸

然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至是公

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注云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

也者李氏云酬賓就西階降尊以就卑也盛氏云公酬賓

于西階上以貴下賤也胡氏肇听云敖氏云興以酬賓謂

興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說

與注異解禮者多據以駁注方氏苞云凡獻酬主人就賓

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就臣之階以

酬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敖說於文義略合韋氏協夢云如

注說則當云降適而階上酬賓不當祇言興矣且公若降

酬賓則於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案經文簡

質多互文見義云興云賓降而階下則公之就西階可知

也賈疏云賓降拜不于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

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發明鄭義最為

明顯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

然者上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升而復再拜稽首也

蔡氏德晉云謂之成拜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

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也敖氏云西階下再拜稽

首雖為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

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己之意也墳案小臣以公命辭賓不

賓升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

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

敢敵偶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

於君疏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

辭之異於初也此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而小臣

氏廷華云下時將拜未拜君即辭之因而升拜非下後遲

回未拜也韋氏協夢云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首者

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

義禮正義卷十一

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祇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云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者賈疏云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不言者不敢敵偶於君闕其文也盛氏云奠解答拜皆于西階上敖云奠于薦右郝云答于阼階上皆非也君無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西面自若也賓之拜也於其西北面則不得云拜於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賓進君之左矣注說亦未是

受虛爵降奠于篚疏

正義曰敖氏云賓受虛爵于君席之前故云進必就而受之者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蓋東面於薦北方氏苞云觀此則公不就西階

益明矣凡經言進體例不一於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其事表其地也於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賓拜進坐奠解于薦西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是也於授物而言進者婦見舅姑執笄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而階飲不言降席而賓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明矣案盛氏云賓於此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矣受虛爵亦北面敖說非公既受解反位。高氏愈云公復卒解以導賓飲蓋**易解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公飲第二爵矣

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疏正義曰注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賈疏云謂受尊者爵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酬賓與卑者爵故言易也案朱子謂更易本無異義敖氏云易解者謂更取角解也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張氏爾岐云易猶更也注於更易二義太生分別賈疏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胡氏肇所云少牢更爵注亦云更猶易也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鄭以篇中或言更或言易故通校前後經文而分別之如此

不洗反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下拜下亦未拜凡下

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謂使之日敖氏云命也賓則不易之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後而復洗之則嫌若不以為絜然。注是以不言成拜校勘記云以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亦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者賈疏云禮殺者謂若酬時是也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

升成也 公荅再拜 拜於阼階上也於 疏 正義曰注云於是賓

拜也 圭云請行酒於羣臣也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賓

賈疏云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 賓

以旅酬于西階上 旅序也以次序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公

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飲以相導故可親也公

卿君之所敬故既親酬賓因藉手於賓以酬之士為獻主

而勝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賓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暨公卿大夫禮重於宰夫之獻也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言作大夫則卿存矣 疏 正義曰注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

長者尊先而卑後 疏 正義曰注云王制曰上大夫卿

通言之則卿亦大夫方氏苞云周有六卿之貳皆中大夫

記又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也下經分獻公卿及大夫則此

大夫包公卿明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吳氏廷華云此

經皆卿大夫分言之則上大夫在卿中大夫則惟中下大

夫耳此注又以大夫中有卿者蓋經祇言旅大夫則不言旅

卿故謂卿即在大夫中下經所謂賓以酬長是也與上下

經單指中下大夫異張氏爾岐云卿稱上大夫旅三卿徧

次至五大夫敖氏云長如若長之長大夫長謂上卿若諸

公也此惟據受賓酬者而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與

言若有諸公則先酬之 疏 正義曰注左右者校勘記云左諸

大夫荅拜 賓在右者 疏 正義曰注左右者校勘記云左諸

位者賈疏云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

在面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面今在東者相飲之位

也敖氏曰惟云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

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于己故無嫌韋氏協夢云敖氏既

謂若有諸公先酬之則此所云大夫惟三等大夫而已且

王制云諸侯上大夫卿未聞稱諸公大夫者敖謂諸公亦

大夫是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 禮殺 疏 正義曰注云對酢之

非是 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 禮殺 疏 正義曰注云對酢之

時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敖氏云賓 若膳觶也則降更

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為公所酬異之也 若膳觶也則降更

觶洗升實徹大夫拜受賓拜送 卿尊也 疏 正義曰注云言

卑者爵稱易與尊者爵稱更賓為大夫卑於卿故言更解

者卿尊也敖氏云公優所酬者或使得用象觶而不可以

及乎他是以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亦為更解新之也餘

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張氏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

義禮正義 卷十一 燕

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盛氏世佐云此為公有命則不易不洗者言也若既易則不更不洗而竟實散矣不復酌膳者異於公所酬也吳氏廷華云所以易解者蓋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飲說不敢輕用之大夫也○高氏愈云此賓酌解自飲而因以導大夫飲蓋賓飲之第二爵也凡諸大夫皆飲一爵
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辭皆作徧
疏正義曰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者敖氏云如射人作
升受旅以下之儀也方氏苞云一如公卿受賓酬之禮而無殺也不祭者賈疏云酬禮殺也敖氏云此見其異者也
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有為為之耳張氏爾岐云辭受酬皆拜受拜送但賓之初酬有坐祭後酬者則不祭為異卒受者敖氏云下大夫之未者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張氏云大夫辭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燕
階上張氏云大夫辭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燕
時大夫卒受者有酬士之文此亦當然今依經闕之蔡氏德晉云堂上無士席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于士至三旅後乃徧及也
注引大射禮者張氏云奠解復位復門右北面之位

右公舉媵爵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
疏正義

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又二大夫媵解于公公又舉媵酬賓若長遂旅酬凡三節此獻卿而酬燕禮之稍殺也○敖氏云實散降于賓也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南面韋氏協夢云獻卿實散者非公所命獻之人也凡公命獻者皆酌膳
注云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成於酬也者賈疏云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
旅行酬飲酒之禮成於酬酬非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
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楊氏曰卿者君之股肱
腹心燕禮之所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云不以公卿
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既命大夫為賓
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
此事之序禮之宜非後於卿也褚氏寅亮云凡旅者不洗
此洗者為更爵也吳氏廷華云此燕義所謂公舉旅行酬
而後獻卿也卿不與賓同獻者卿與鄉飲尊者等至此乃
獻亦待尊者意也胡氏肇所云卿尊於大夫而親於君不
以卿為賓者如子不為父尸之例以子親於父也此即燕

義所謂明嫌之義也既以大夫為賓則大夫雖卑而為賓則尊故獻賓必先於獻卿飲酒成於酬既旅酬則獻賓之禮已成乃特獻卿焉亦以尊卿也注所謂別司宮兼卷重尊卑者指賓與卿言疏謂君尊卿卑非是

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坐東上統於君也重席重蒲筵緇布

疏正義曰注云言兼卷則每卿坐東上統於君也重席重蒲筵緇布亦未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爾張氏爾岐

云重席但一種重設之故注云重蒲筵緇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會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

緇布純加筵尋玄帛純是也經義聞斯錄曰經云兼卷則上下長短同其為一純席可知若上經司宮筵賓于戶

西東上無加席賓大夫也下經若有諸公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為近君屈也鄉飲酒禮

賓若有尊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大夫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無諸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

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一種席矣吳氏廷華云周禮司几筵人對不去加席皆非一種席矣

大朝觀疏云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上經司宮筵賓疏說亦然此經筵賓無加席是就初在地一

重言之故只曰筵鄉射記言蒲筵緇布純公會記蒲筵常緇布純同當俱指在地一重其上則據司几筵設筵

筵加緇席加次席公會記蒲筵加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之筵不同此注以重為重蒲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

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重蒲筵意會言之要知此經重席當即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即加耳墳案

義疏曰燕以尊賓為節故席於中堂卿雖貴於賓而不敢以尊於正禮故後賓獻而位於賓東又布席徹席者須在

席之上下為之乃便於卷布今司宮席卿西面從上布之也卿辭重席者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

皆誤教云拜送不言卿可知又賓東即鄉飲酒之尊東蓋

房戶閒無尊故以賓為節而謂之賓東云卿坐東上統於

君也者盛氏曰卿席於賓左猶鄉飲酒禮之尊者席於賓

東也惟東上為異遵席而上遵亦主也故統於賓卿席於

賓東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故遵在

賓東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故遵在

賓東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故遵在

賓東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故遵在

賓東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故遵在

之也三卿之席亦以東為上司徒最東次司馬次司空

也云席自房來者公會大夫云宰夫筵出自東房是也

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

為其重累去疏正義曰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

之辭君也疏正義曰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

重席為辭故去其上席為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

君差近宜辭之張氏爾岐云以君有加席兩重此雖蒲筵

一種重設嫌其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

祭酒不啐酒降席面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

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辭君也卿無

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亦降于賓者也疏正義曰

席皆自西方盛氏云復位復堂下西面位也吳氏廷華云

此經與大射不同大射為祭而設賓無專屬故卿與賓同

設俎此經如聘賓勞臣賓有專屬卿不得與賓同故無俎

也或問上有無事而燕之禮賓亦宜無專屬與大射同而

卿亦無俎何也曰有專屬者當以此禮為準無屬者則可

臣言蓋經文不能偏具以理為斷可也注云不酢辭君

也者張氏爾岐云獻公主人醉于阼階下此不酢者嫌與

獻公同也韋氏協夢云卿不醉主人者非正賓也主人亦

不自酢者嫌與君禮同也云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者教氏

云無俎者燕禮輕於大射故卿遠下賓也方氏苞云大射

大夫有胥而燕則卿無胥何也唯會禮有姑牲體饗燕皆

祭而不舉大射將祭而辨尊卑義近於饗故備設薦俎以

見其文燕示慈惠庶羞畢陳以致滋味故公及賓而外不

設薦俎以見其質也高氏愈云此主人獻卿而卿各飲

一爵也辭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疏正義曰

卿如實散以下之儀惟不洗耳主人既奠爵復位于西方

降奠于篚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又下獻工云主

人受爵奠于篚知此亦當有奠于篚大射儀亦云辭獻卿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

鄭以彼決之故從古文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

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

義豐正後全十一燕

正義曰注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
有三監者張氏爾岐云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天子使其大夫
一人後鄭從之是孤卿本一人也王制云天子使其三公故
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方伯之國或有三公故
云諸公也賈疏又云立三監是殷法周使伯佐牧不置監
其有監者因殷不改者也故鄭云容容有異代之法也敖
氏云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若有蓋上公之
國乃有四命之孤侯國以下則無之也褚氏寅亮云獻雖
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即
先升恐未是吳氏廷華云公舉二大夫賡爵者三上公為
賓舉旅一也下若賓若長惟君所酬二也笙入之先公又
舉奠三也外此則舉賓所賡爵者一下公坐取賓所賡解
興惟公所賜是也若無算爵曰酌膳爵者酌以進公酌散
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二者雖曰公賜而不言公舉是二
大夫所賡止須三爵上二人所賡既有二爵則此一爵已
足命長之義如此且可知經言若者雖是無定之辭實以
上須三解前賡兩則後賡必一前賡一則後賡必兩故云
若則所謂若者名曰無定實則有定耳注以命長為優蓋
謂命長則少一解少一解則公少一舉耳不知三解皆公
舉何論優與不優乎又曰三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

法於周制無考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盛氏云孤一
人而曰諸公者以別於其君之稱公也諸眾也若曰猶是
眾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
君注云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
惟其禮如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於卿大夫之位故加
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
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
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廟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
當注乃引殷法以釋之誤矣胡氏肇昕云諸公之說各家
不同釋官以注說為允詳鄉飲酒禮今案盛氏說亦明析
可備一解蓋對公而言則別之曰諸公此經是也不對公
而言則亦曰公鄉飲酒禮是也此亦散文則通對文則異
之例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席孤北面為其大尊
耳 位近君近君則屈親 **疏** 正義曰注云席孤北面為其大尊
寵苟敬私昵之坐 屈之也亦因阼階西面位近君近君
則屈者敖氏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
階之西於君席為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
之右蓋以左為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
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為卿設

重席而已而於公乃云無加席者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
所而用兩席焉則當有加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於重席
方氏苞云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絕於同僚者也不設過
於阼階西所以別於卿大夫而并無加席以示下不敢過
於賓上不敢擬於君也褚氏寅亮云此同於賓也不設之
而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
加席者別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右主人獻卿或獻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疏正義曰敖氏云

猶有一奠解未舉也小臣又請之者此媵爵之節耳蓋
者公命皆致今猶有一奠解若惟命長解則奠解無矣故
於是時不以奠解之有無皆當媵爵蓋以為節也方氏苞
云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
此為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
大夫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二大夫也為君行酬
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之衡也張氏爾
岐云二大夫媵爵自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至執解待

于洗南皆與前一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解于篚
人媵爵者同也

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長命

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疏正義曰注古文以下十字
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今本並脫徐本集釋通解
俱有注云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李氏
如圭云若者不定之辭前所媵二解上解以為賓舉旅下
解以為卿舉旅今所媵一解以為大夫舉旅所用唯此三
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脫履升坐以前君凡
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
于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
互為進退以取足于三解之數使之無過與不及耳此經
之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皆言若以
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
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張氏爾岐云前媵爵云若命皆
致此媵爵云若命長致皆不定之辭非謂前必二人後必
一人也欲互見其儀耳褚氏寅亮云上經云若君命皆致
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辭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
義禮王義卷十一燕

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
云古文云作階下北面再拜者胡氏承琪云案上文媵爵
作階下皆北面再拜階首注云再拜階首拜君命也又云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作階下皆再拜階首蓋凡
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爵與上皆致同為拜君不應
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作階下再拜階首注亦云再
拜稽首重君命鄭以洗象解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
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階首送解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

賓解之處二人俱疏正義曰注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

拜以其共勸君疏酬賓解之處者張氏爾岐云前二人

媵解奠二解于薦南公取上解為賓舉旅下解仍在今又

媵一解奠于薦南知其在上公所用酬賓解之空處也云二

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是

共勸君也敖氏云不致者亦拜以始者竝受君命宜終之

也亦拜于

作階下

右再請二大夫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解也

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疏正義曰注云一爵先媵者之下

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解也者以前二人媵解奠二解

于薦南其上解已為賓舉旅今為卿舉旅又行一爵故知

為先媵者之下解也敖氏云先若二人解則此一爵乃先

致者之下解先若一人解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解也云若

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對前為賓舉旅為賓禮盛云長公

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則公為尊若無則卿為尊也而諸

公三卿中又自有長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經

言若賓若長未定之辭注故兼言之敖氏云長公若卿之

尊者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酬之

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此酬主于公若卿之

又酬賓者容遂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為之舉

酬禮之序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旅者賓則以酬長長則

以酬賓方氏苞云賓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

保之卿則宜先故所酬無定也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

不日舉解而曰又行一爵唯公所酬者前已再卒解矣能

更勝酒則仍親卒解若不能勝可竟以此解授賓若長而

使自行酬也吳氏廷華云上已酬賓此為卿舉所謂卿舉

義豐王義

卷十一 燕

三

儀禮正義卷十一
此之舉旅為卿也為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
長是仍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優賓也
篚疏正義曰賈疏云言如初者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
以見士不與也楊氏曰經云如初謂如前公為賓舉旅時
禮也前君命二人皆致有兩解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
解奠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解燕禮自立所勝一解以前凡三
舉旅用此三解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勝一解以酬賓是
行一解也此公又行一解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云公又
行一解先勝者之下解也下解未舉今舉之是行二解也
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
上如初是行三解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勝解于公公取
此解為大夫舉旅此
又在三解之外也

右公又行爵為卿舉旅燕禮之再成

卷十一終

書